

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七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上曇陽大師

竊念弟子世貞三生濁品半世行尸出沒愛河浮沉
苦海衰相已現頑冥自如伏承我聖祖弘開玉毫之
光我仙師曲賜金篦之導故得皈依大化抖擻凡塵
割欲辭榮棄家入靖所苦宿障猶重鈍根少通雖我
僊師微示躍如之機而弟子尚苦彌高之歎間於金

卅正理一書竊窺一二以爲此道不假外求但未究
玄牝何方鉛汞所在又不知誰爲真土誰爲火候間
習靜坐以待來期而漸近頑空通無着落稍不散亂
便屬昏沈因守師龕不能遠入深山公私應酬時見
侵迫兒女癢痒亦稍牽懷去年豚子僥倖及尊父元
馭家難出外支持因而感病又不能蚤斷筆研苦後
形神歲杪春初羸兀幾殆今雖漸爾復故正恐真元
內索版築何施一逼大期遂孤深托又見尊父衰毀
喻當疾疾蔘加百憂煩仍一骨憔悴加以時望轉重
物情爭趨弟恐服除之後舉家慙慙不獲堅守初盟

前疾愈深剎那不保不唯彼有墮落之誓而弟子亦
負顛危之累今距我僊師化期已正三載爲此竭誠
街苦懇告弟子殘冬三月粗了各處文責於甲申正
月初一日誓不領諾其家累大小悉從舍置惟日禪
坐經行道遙恬澹一俟仙師指引不論遠邇束身便
行所望少分刀圭之餘以固此蒲柳之質庶幾不妨
跋涉且便持循尊父狼狽至此知我師必垂哀憫得
望特惠靈丹授以法旨解其疲憊豁彼沈迷弟子昔
有退悔誓綃皎然萬死莫贖不勝哀祈迫切之至爲
此具申伏惟尊慈鑒察

荅存翁相公

伏蒙惠示金剛經謹卽安頓佛前朝夕捧誦又辱前
諭謂與孫魯遠別不覺悽然此從慈愛中來非牽欲
比亦湏以空蘊勝之一切洗盡如不能遽爾勢湏將
順亦勿令擾內境勿令容住心乃佳耳初地學人遽
於大宗門弄舌恐不免喫杖五臺久不相聞想只在
有爲跡中驅馳便問幸微風之

又

新正伏惟神明起居萬豫勝常下走自閉關來僅能
修焚誦業裁酒食味體中宿病稍稍除減而已無

夙習如敗葉旋掃旋積無能爲力唯翁大淨名長者
有以誨之承示徐宗伯之藺所謂此一時耳下走千
瘡百孔人也且又落魄不能事邊幅雖使自掄擇亦
不免駁放何敢強飾無鹽唐突西子所不自意者既
見愛於我翁而又見知於仙師俱收之驪黃之外雖
然我翁之見愛尚期以應世而仙師之見知則許以
度世度世事大豈凡骨所堪正恐世棄之物終不能
無負翁意耳與繩司空仲春過錦里此是一良晤但
下走不敢一日離觀若翁開八袞天子之賀使來
却當冒禁請假超侍左右或得邂逅與繩也餘不具

與申相公

世貞業自廢來謬唯口吻餘生寄跡方外不敢輕以
寒暄無益之語上瀆尊重而門下惓惓爲棗梓軫卹
荒殘至情則數於同鄉搢紳中與聞之獎與玄修齒
及不肖則又於荆石公書竊睹之矣然而竟不能具
咫尺之書申謝益嬾散之癖已成唯弘度不屑屑也
言者以先師傳爲咎此雖草自荆石公而實成於
不肖乃蒙相公曲垂宏護苟免大僂第微聞有繼之
者嚮某於荆石公謀撰傳初意寔爲鄉井狂愚之輩
毀譽萬端譟張百出欲以先師言之正格之而

身聞所得微涉張皇然不敢有一字增飾也首禍自
世貞郎流竄幽囚皆所甘心獨念先師以名家女
節烈志行可貫日月大道風就僊班首列而不能免
汗鱗二畝之宮以奉上真七尺之龕以安遺魄而
不能保歲月此則所爲痛心疾首而不容於喋喋者
也伏惟相公爲大弘護大檀越福德寧復有既耶負
罪之人詞旨濶踈統祈台亮諸容專候起居并布感
私不宣

又

昨歲春秋伏蒙相公不鄙賜以大誨曾未何時而晉

登元輔上沃一人下攬百揆虛已延納弘度包容使
作行之地欣欣效職進言之路坦然蕩平中間委曲
調劑於國體物情之際真有良工苦心未易以形容
者間與荆石宗伯先生言之唯有加額稱歎而已世
貞生平跼蹐動輒與毀會廢棄以來病樹傷禽蚓食蟬
飲無復世念不意相公賜憫洗其瑕垢俾仍故物感
激之餘亦擬鞭策駑鈍以報聖君賢相之恩於萬一
而昨春臥病綿歷三時今雖強爾稱人齒髮墮盡羸
瘠未復深唯鑿坏之故相公亦素知者乞骸小疏區
區至情非有毫髮矯飾相公以天下爲度必不忍一

夫失所少存鄉曲之私亦必不奪匹夫之志第令所
司覆允放歸草野餘生一飲一息皆大造也下情無
任懇切之至仰祈台亮萬荷

又

春中伏惟燮理功成道體與

宗社蒼生俱萬福世貞不材辱在陶鑄兩月之間耳
點除目

國恩深矣相公之念舊憐才至矣惟是世貞所以不
能出與不堪出之故大約具前啟中乃至入春以前
舊病復發衰相盡現僅餘兩齒亦復搖動行不數步

輒覺疲薺此前啟所未悉也卜䟽耳上萬不獲已唯
冀憫而放之雖罷斥所甘若荆石宗伯年在服政且
國是所憑與世貞萬萬不同必不至相援爲岩穴故
事也下情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又

世貞避喧深落與鹿豕隣而賢器長公儼然辱臨之
執禮恭修辭雅啟械而牘露發篋而幣見則相公下
體之愛溫溫懇懇真若春籟之吹物而大指乃令草
建言公祠記夫以言公之文學其在聖門固自翹
然而相公方秉顏閔之德佐中興聖主駸駸遠出

其上顧以鄉黨先進之故特捐賜金大啟祠而祀之
才學小子覩茲盛事寧不欲附姓名於後以借不朽
第相公言語妙天下方爲秣苑所矜式而故自惜其
如椽之筆委而授之衰病荒落自外名教之人竊恐
耳觀者從而議其後也憶四歲前有以斲宅學宮爲
丙舍以祀言公者曾索不佞一詩後始解其矯誣市
名而悔之乃聞一二大老亦幾爲所惑人無所不至
唯天不容僞信然哉荆石先生感聖主之隆眷與
相公之深知誼無可容辭者特爲仲氏病馘而太夫
人戀戀故次且欲於途次上第三疏耳今仲氏病良

已太夫人已成行亡復他矣區區感激情事有小敬
亦於荆石先生處奉上今不敢贅大幣自長者禮不
敢辭而草莽之臣當此隆施且以千金而享敝帚分
又所不敢領也伏惟台慈見亮不宣

又

春來伏惟台候萬福世貞古所謂歷落崎嶇人也少
不能修鄉曲之譽杯棬而出又不能事言路委頓而
歸歸又不能奉名教而遊於方之外竊自意不可復
雕琢而相公收之爨餘置之席末優以鄉佐之教使
不慚於鄉里而復曲全匹夫之志使無恨於三

采飲漿衍衍畢歲經行默坐栖息得所秋毫皆吾

君與相公之賜也避喧遯野同於聾瞽然時時與荆
石先生相習因得預聞朝事一二日且竊窺相公良
工苦心之畧蓋自楚晉更霸俱握牛耳其甚者徑行
而亡所忌既鑿九閹之混沌使疑其有問鼎心而揆
地不自安繼則用巧以求必伸太阿之柄倒持而授
左璫之手而揆地不易樹加以後進少年輕銳持論
譎張翕歛詭譎萬狀自非相公積誠以格之沈幾以
待之如調絃之有緩急如劑味之有涼暖其不釀元
和之黨錮與太和之朋黨幾希矣邈者 主上悉屏

耳目之好事取寬大如召太原錄諫臣止內操天下
方懽忻鼓舞以頌 聖德而所謂良工苦心者至是
而始顯斲輪之妙即輕銳持論諸少年亦不能不心
服也今 國是已定 官府肅穆惟 宗廟社稷之
靈 三后協心同底於道毋使奸人得乘間而起以
耗我 國家元氣世貞老死稱太平之民不亦大幸
哉荆石先生非不欲報 國恩酌知己特以太夫人
之故牽滯於手足雖北首猶未決也不腆之幣併布
區區伏惟照亮不宣

又

歲杪寒沍伏惟相公調燮多謬台候萬福野人不能
知天下大計唯於邸報中覩聖主神明之畧惠鮮
之政以爲相公匡翊贊襄之力居多而間從荆石相
公所得一二則中間幹旋轉移良工苦心有非筆札
口舌之所能述者又相公與二相車門肅清無暮夜
之可却故鄉寂寂不識有大官人居第舍人子出入
布素無異單窶此則繇來名世之所希邁者也世貞
藉台庇獲保丘壑爲太平黔首於分已逾雖以先人
身後之事見抑於忌者日夜腐心如綫不絕口之機
猶可乘時以希萬一然且次且跼蹐陳情之牘漫滅

者至再而不敢上誠懼柔梓之煖上累太陽之公照
耳今者微聞按臣會巡撫以條陳之款請於事體稍
妥倘命所司得賜舉行不唯逝者可以瞑目而生者
亦當沒齒銜結之感皎然天日得草鄙牘似不敢復
塵尊覽但彼䟽既屬條陳勢必前畧恐於該部前所
以見尼與侯議之故先人遼左微績俱未之詳故敢
冒昧以聞應否具䟽一唯台裁指擢不敢專也下情
無任懇迫皇悚之至

又

適者先人蒙

聖天子厚恩

賜兩祭全塋及崇贈